



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

王艳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任菊华

ISBN 7-5004-5633-6



9 787500 456339 >

ISBN 7-5004-5633-6

定价：28.00元





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

王艳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5004-5633-6

I. 女… II. 王… III. 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6950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冯惠芬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自从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原来在社会科学界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女权主义概念顺利地就被文学研究界接管、改造，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果，并形成了一种文学研究的热点。于是，女性文学的研究，在王艳芳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不仅不是一个新鲜的题目，而且是一个被重复、折腾得相当平俗的题目。许多研究生都选择女性文学的话题做毕业论文，一些真正的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对此也愿意下些功夫，可令人恶心的是，个别带着三脚猫式的工夫混迹于学术界的文学批评者也瞄准了这一课题的前沿性和可操作性，让这样一个需要厚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加以清楚阐解的论题论析得浅薄不堪，庸俗不已。于是，当王艳芳提出以这样一个话题作为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沉吟良久，意有不属。

然而王艳芳以她徐州人的韧性和坚持让我放弃了自己这番保留的态度。一方面她已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围绕着女性文学的话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有些论文发表的档次还比较高，这至少说明她在这个话题上的发言存在着为社会承认的可能性。社会都承认了，我不承认又有多少意义？更主要的是，她提出用“自我认同”这一关键词切入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分析，认为

从五四到当下，中国现当代女性写作存在着从社会认同到性别认同再到身体认同的发展轨迹，尤其在当代文学的近期发展中，这样的历史轨迹相当明显。我对女性写作了解不多，但觉得她的概括很有条理，也大致符合文学历史的发展情形，于是就同意她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做下去。她果然兴致勃勃地埋头做下了这题目，在那一届博士生中第一个交出了初稿，其后的修改也非常努力，在汪应果先生等主持的博士论文答辩中得到了较为优秀的评价。可贵的是，毕业以后，她仍然带着徐州人的韧性和坚持致力于论文的修改，增加了“女性写作研究的清理与反思”以及“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差异性”等章节，更增加了女性写作“集体认同”的内容及其相关概念，对现当代女性写作的文体包括戏剧及电影等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涉历，这样使得论文完全具备了一部专著的品格和气象。

如果说王艳芳所采用的女性写作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性别认同”、“身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等关键词作为概念可能还存在着模糊、暧昧、彼此重复、互涵与夹缠不清的瑕疵，则“认同”一词的使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话题无疑是十分恰当的。中国现代历史阶段的女性话题一开始就凸显出认同的深深印迹，不过那时候主要不是女性的自我认同，而是超越性别界限的一种时代性认同。对于女性客体认同的主体往往很多是像胡适、鲁迅这样的杰出男士。围绕着女性解放而勃兴的易卜生主义和“娜拉热”，其实是男性知识分子响应时代的召唤向女性社会发出由衷的时代认同的典型现象。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甚至提出女性要用“无赖精神”向男权社会要求自己的经济权：

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

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到要经济权。

说这话的是鲁迅，可他在这一话题上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完全认同了女性社会。这样的认同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而这种公正的评价在女权主义者那里往往比较吝啬。王艳芳没有从女权的角度研究当代文学，因而也就很自然地避免了这种吝啬的偏颇，虽然碍于体例这些男作家的写作与言论并不是她重点论述的对象。她将写作者的认同完全定格在女性世界，从女性对于同性的社会理念认同，到对于女性自己“性别角色”的认同，再到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认同甚至炫耀，理索出一条当代女性心理发展和表现的历史印迹，这不仅符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也符合世界范围内女性自我认知史的一般规律。数年前在美国时我看过一本画册，叙说的是女性主义绘画的历史，女性绘画一开始绘写着男性对于女性的崇拜、臣服，这大概是女性社会认同的角色显现；其后则致力于描摹没有男性的世界，这种女儿国式的展示显然是女性性别认同的表现；最后是女性画家将自己的生殖器以夸张和美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明确标示出来，那就是进入到身体认同的境界的体现。那本画册我做了一些拍摄，储存于我的一个电子邮箱，可惜后来因为病毒的侵袭毁坏了那个邮箱，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也就随之消失了。不过上述粗浅的印象已足以让我有足够的自信“认同”王艳芳的“自我认同”的研究。

我之所以没有十分爽快地支持王艳芳的女性写作的选题，还有一个近乎于荒诞的想法。这想法一直不便对我的学生启齿，当然对外人就更不好讲。不过现在事过境迁，王艳芳自己的努力和劳绩也已打破了我那荒诞无稽的担心，我就不妨说出来，聊博读者一笑而已。

我曾与我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女性话题阴气过重，于研究者不知是否多少有些妨碍。这样的话虽然像是从大荒山无稽峰传出来的，但我的同事和朋友的亲历似乎确能证明这一点。在南京大学，周晓扬老师曾对女性文学作过很精到的阐述，并成为这一课题的一方翘楚。不料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这位恢复招生效后第一届堂堂正正进入大学的高才生，这位在大学时代就具有才女之称的女诗人，这位一向被认为在这个学校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女学者，却在做了十二三年副教授之后，不愿与不学有术者同流并列，不堪各种污浊丑行的污染，毅然以53岁的“高龄”光荣退休，让自己的学衔历史地定格在副教授层次上。熟悉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都能记得这样一位副教授，她可谓是在这人欲横流、人心不古时代的一脉清流。她的愤然退休是她人品学品之高格的体现，也是对现行的人事制度的一种嘲讽。的确，如果她能够像某些学者那样左右逢源，上下其手，即使没有正式读过大学，哪怕弄些七拼八凑的文章时不时地拉杂着女啊性的之类话题发表些玄见，文章无从发表就通过大款朋友资助的经费出版这些玄见，她也可能很顺利地当教授，做博导，何至于年纪轻轻的就黯然退休？我知道周老师原来研究新时期小说，那时候既有成就也有荣耀，曾作为学科带头人领导教研室和现当代文学学科，被我的老师戏称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教研室主任”。后来转向女性文学研究之后，便在一些年老气盛者的步步挤逼下慢慢退出这些职位，同时让出这些权力，最后失

去了一切可能的合理竞争。

我的朋友陈学勇兄学成于北京大学庄严学府，却流落在海滨江尾的一个大学过着并不尽如人意的学者生活，那原因倒好像就是因为他研究女性文学。

有了这样的一些怪诞的想法，我便不十分主张自己的学生研究女性文学。但我现在很愿意王艳芳将她的研究继续下去，哪怕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我也希望她这样做，依然带着徐州人的韧性和坚持。为什么？第一是她在这个话题上有心得，有能力，有悟性，现在的成绩就已经显示出她在这方面拥有发言的资本，出世之作早已体现出远远超过了了的能力和水平，后续必有精彩可期。第二是她回到徐州以后的这两三年，在领导和师友的关怀和帮助下进步很快，为人为学都大有收获，成果固然屡有发表，上课也大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一度不怎么健壮的身体也已复原如初，这说明女性文学的研究不仅没给她带来不好的运气，相反给了她学术的鼓励，生活的甜蜜和人生的笑靥。

于是，我认同我的学生沿着自己的路自我认同下去。

朱寿桐

2005年7月于广州

目 录

序言	朱寿桐 (1)
----------	---------

导言 女性写作：通向自我认同之途	(1)
------------------------	-----

第一章 女性写作研究的清理与反思	(12)
------------------------	------

一 研究现状：从拒绝对话到丰富的单一	(12)
--------------------------	------

二 概念界定：女性写作及其他	(19)
----------------------	------

三 作为对象：文学史叙述中的女性写作	(25)
--------------------------	------

四 历史梳理：批评与研究话语中的女性写作	(32)
----------------------------	------

第二章 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	(39)
---------------------	------

一 女性写作：为谁写什么怎样写	(39)
-----------------------	------

二 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合法性	(47)
-----------------------	------

三 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有效性	(56)
-----------------------	------

四 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差异性	(67)
-----------------------	------

第三章 挣扎与皈依：“十七年”女性写作的集体	
------------------------	--

认同	(74)
----------	------

一 “十七年”女性写作的语境和资源	(74)
-------------------------	------

- 二 边缘化的女性身份表达 (80)
- 三 夹缝中的主体生存 (112)

第四章 寻找与救赎：1970、1980 年代之交女性

- 写作的社会认同 (119)
- 一 恢复与重建的新时期文学语境 (119)
- 二 社会认同的指标分析 (121)
- 三 社会认同的文化心理根源 (135)
- 四 社会认同的意义与局限 (138)

第五章 颠覆与确认：1980 年代女性写作的性别

- 认同 (143)
- 一 酝酿与突变中的 1980 年代中期 (143)
- 二 性别认同的向度考察 (144)
- 三 经验和理念的时代遇合 (164)

第六章 建构与失落：1990 年代女性写作的身体

- 认同 (167)
- 一 1990 年代上半期的文学情境 (167)
- 二 作为女性写作的身体认同 (169)
- 三 作为自我建构的身体认同 (176)
- 四 身体认同的困境 (181)

第七章 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精神轨迹 (186)

- 一 自我认同的精神障碍与动力 (187)
- 二 自我认同情感的具象投射 (213)
- 三 自恋：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 (232)

第八章 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叙述形态·····	(244)
一 叙述方式：写实——虚构——自传·····	(244)
二 叙述声音：（前）个人——作者——个人·····	(257)
三 记忆：女性历史的叙述视角·····	(266)
第九章 女性写作文体与自我认同·····	(280)
一 女性写作与文体选择之关系·····	(280)
二 20 世纪女性诗歌的生命意识·····	(287)
三 20 世纪女性散文中的女性意识·····	(308)
四 女性话剧和电影中的主体意识·····	(330)
结论 女性写作的认同困境与转机·····	(352)
参考文献·····	(366)
后记·····	(375)

女性写作：通向自我认同之途

女性执笔开始写作，对于其个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者，一个女性以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为观照，书写自我的独特经验和体验，对于她的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戴锦华说：“写作之于我，是一处没有屋顶的房间。它是一种裸露，又好似一份庇护；是一次规避，又是某种触摸。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① 埃莱娜·西苏说：“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展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人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这是一项无边无际的工作……”^② 这两位中西女性写作的代表人物关于写作的言说，不约而同地触及同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深奥的命题：生命。生命的存在依附于每一个体的自我，一旦意识到自我，“我是谁”的认同问题就不可推卸地来到目前，女性从此踏上自我认同之途。在途中，自我认同成为道路和行动的目标，并且，因为总在途中，女性写作的主

① 戴锦华：《没有屋顶的房间》，见《印痕》，第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见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体随处可获得认同的领悟，不可稍停，无有终点，女性主体是自我认同长途上永恒跋涉的过客。

在人的一切精神活动中，自我是其最后的支持者、主动的来源、一切关系的统一交集点。自我于尚未发展的自我意识中开始表现，携带着自我意识存在于人类精神直接指向外物的视线中。罗洛·梅曾说过：自我不仅只是个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综合，而且是个人了解自我扮演这些角色的能力。它是个体了解并觉察到多面自我的核心，人对自我的看法成为观察他人的衡量标准。^① 因此，自我是个体各种行为表现的整合，它为个人提供某种持续、连贯的性质，使个体的成长建立统一。人优越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存在的处境和地位，去追求和实现有别于动物界的生活，而在此过程中，人类认识并确定了自己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为：自我清楚意识到行动及其某些情况属于自我并在自我身上发生。从而，从事写作的行动对于女性主体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通过创造的方式为主体营造一个自由的心灵世界，从中寻找、探索、验证并实现着现实自我的主体；或者通过书写营造一个虚拟自我的镜像，通过此镜像映照自我的存在。无论如何，自我认同关于自我主体性的寻找和建构是女性写作的重要关切并且是首要关切。它通过女性人物的塑造表达某种特定的认同感，女性的这种对自我和主体的探询和建构来源于她内在的心理和精神需求。

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中国女性写作充分表达了现代女性个体的自我认同的变迁模式，尽管这种倾向和轨迹并不绝对整齐划

^① 参见 [美] 罗洛·梅《罗洛·梅文集》，第 529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6 年版。

一，毕竟呈现出相对可观的规律性。就 20 世纪女性写作的历史而言，从没有自我，到发现自我、表现自我、寻找自我和自我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过程。女性写作中的自我真正出现在五四新文学倡导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之后，这一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实际上就是个人的主体性的自觉。虽然在中国悠久丰厚的传统文学中，不乏女性的自我倾诉和吟唱，其所抒发的哀怨、闲愁等尽管也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着个人的声音，但是这种个人声音是乖觉的，是沉睡的，是庭院和闺房中的装饰，是固若金汤的男权话语所设定以及施行权威的结果。因而其个人也是依附性的和非自觉的。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带来人的发现，女人也才开始发现自我，一旦当她发现“我是我自己的”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她就致力于挣脱既定的束缚和奴役。故，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女性写作可以看作是女性自我发现的历史，女性的言说在于表达挣脱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的历史过程，自觉地展示女性自我的历史和现状——比起古代文学已经是开天辟地的进步。当然，挣脱束缚确立自我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次次摆脱与再次奴役的转换和较量，也经历了一朝获得和瞬间失去的尴尬。

当女性写作站在当代文学的起点上时，它已经完成了质变的过程——结束了其关于自我的发现的历史，开始了自我认同和建构的历程。自我的建构必然地包含着对于自我的种种设定，心理学上的、社会学上的，尤其是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在“十七年”文学特殊的政治语境中，女性自我的表达是犹疑的，女性自我的主体性在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之间挣扎和游移，不得不借助某种婉曲的身份表达发出个人的主体性声音。女性自我认同的挣扎和游移之后，实现的是个人对集体的认同和政治皈依带来的身份安全感。“文革”十年文学自然是主体缄默的时期，包括女性文学，

但随着对“地下”写作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证实女性主体的声音也还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着^①，“文革”地下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深入而巨大的，新时期文学至少在反思的思想基础、先锋的文学形态和人性的写作立场等三个方面从“文革”地下文学获得启示。新时期之初的女性书写表现为打捞和寻找女性自我的传统，与自我发现的历史表达建立连接，然后在此基础上重建自我，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女性写作表现为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价值规范的认同，从寻找自我出发的女性写作在对理想主义、人道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等价值形态的倾慕与赞许中，在将女性自我与传统文化中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合一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伦理救赎——合一为的是更全面地辨认历史的尘垢，在清洗的过程中将自我离析出来，所以，重建的过程即自我认同的选择和抛弃过程。到1980年代中期的女性写作，自我认同的社会价值指向已经由对男性中心主义价值规范的认同走到了新的境地——对自我的性别身份的认同，此性别认同的获得是在对传统男权中心主义文化的辨认和颠覆的基础上进行和展开的，至此女性主体完成了自我的确立。在确立了自我的性别身份的基础上，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开始走上自我建构的历程，通过大量的身体书写文本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

以身体作为资源的写作注定不能进行很久，进入身体也就意味着进入有限，有限很快就会告罄。书写者必然引入道德追问，

^① 在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如《第二次握手》、《波动》、《一双绣花鞋》等纷纷公开出版发行甚至改编成为影视作品的时候，手抄本小说《少女之心》（又称《曼娜的日记》）因其性心理的大胆描写仍被列为“禁书”。一般认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才大行其道，而这篇小说所确立的女性主体的感觉、情绪和写作地位都相当大胆和超前，1990年代后虽有泛滥的身体写作、欲望化写作等，但影响和冲击力却不能超乎其左。

道德追问不是归于道德，而是在追问中入思，经由一个驿站到达另一个驿站。瑞士神学家奥特这样总结思与问的关系：“思立足于它的各个实事，举步向前，一直走向深处，却达不到终点。这种思知道它始终在途中。思总是有预感地、反省地超前定出一个目标或下一个中途目标。但思尚未识得它的目标。倘若撇开死的预感，思并不知道自己途程的终点何在。这种未知源于思根本是一种问。”^① 思之途是没有终点的行程，一旦以为抵达目标，思倏然停止，对身体的认同也是这样，“走进身体日久，是一定会觉察到身体的限度。现在，限度已经彰明，它以事实向语言者揭示放弃历史叙事及其超验维度的不可通行。有一个声音在响：仅仅进入身体绝不能救赎身体，不能救赎身体，不能救赎它的狭仄与有限”。^② 的确，在拯救个人感受性的努力中，肉身经验曾带给人心灵的飞跃，它使得人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黏连中挣脱，摆脱虚伪和矫饰，回到个人生存的真实。但身体的有限和缺乏超越性以及带给女性写作的“幽闭症”、自恋情结和极端个人化的叙事方式都使身体认同在文化建构的同时，陷入自我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正像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历史所昭示的，身体认同远不是自我认同的最高或终止形态，认同的历史将无限制地向未来延伸，女性写作的历史有多长，认同的历史就有多久。自我认同作为女性写作的内在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目标，永远不会被取消。自我只要存在，必然将宿命地追随并寻找着个体的认同趋向和表达，这将是一个永动的过程。当然，自我认同作为价值取向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不同的时代、女性不同的解放程度决定了

① [瑞士] 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第6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② 艾云：《用身体思想》，第30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